

霜月刀



柳殘陽 著

霜 月 刀

中 册

柳残阳 著

民族出版社

仁德收心

展若尘目光冷澈，声调也如同目光一样的清寒：“我会听着，徐小霞，但我并不存太大的奢望。”

徐小霞意外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吁了口气，展若尘道：

“这是一个极大的，极复杂的阴谋，对方也是一个组织严密，行事老辣的集团，你只是他们的一件工具，一件小小的工具，恐怕他们不会让你知道很多，正如那钟贵才所言，你们仅是一段一段被截开来的死巷子，看见的，听到的就是这么一点，再往深去，早被隔绝堵塞了……”

沉思着，徐小霞呐呐的道：“你说得很中肯……展大哥，现在想想可不正是如此？”

展若尘道：

“那些人显然极为小心，他们采取总的控制，避免横的连贯，节节相叠，却是一根线吊下来，线断了，或钻得到头，便只这么一条路，牵扯不上其他的关系，也就影响不了他们整个大局，徐小霞，据我判断，你不会是他们圈子内的人，或是外围的外围，也可能仅是一种毫无渊源的雇用性质吧！”

徐小霞坦率地道：

“是的，他们雇用我来干这件事，以前和他们并无来往

——甚至素不相识……”

展若尘道：

“你说吧，或许你所知道的对我毫无裨益，也或许能够令我发现出一些什么端倪皆未可定，多知道一点，总是好的……”

轻轻润湿着嘴唇，徐小霞似是以这个微小的动作来整理她发言的程序，她的声音低细又舒缓：

“在昨天，‘李老斧头’李玉文派了他手下一个名叫葛回的汉子来找我，说要托请我干一桩买卖，我本是吃这一行饭的。当然就跟着葛回去见了李玉文，到达李玉文那里的时候，‘皱皮猴’卓晖已经在，李玉文开门见山说明了买卖的内容，接着摆出了价钱——”

展若尘道：

“两千两银子，可是？”

徐小霞有些难为情地道：

“你大概听我向钟贵才他们说了？”

展若尘道：

“我觉得我这条命未免稍贱了点……”

叹喟一声。徐小霞道：

“不是你的命贱，展大哥，是我的价钱太低，平时干一桩买卖，好一点的是约模千把两银子，三五百两的情形更多，两千两对我而言，已经是破格的代价了……”

摇摇头，展若尘道：

“据我所知，万两银子以下的价钱便不啻一种藐视，两千两还不够耗口沫的补偿。”

徐小霞红着脸道：

“你说得不错，展大哥，但那是你们那个阶层的价钱，你们都是这一行中爷字辈的人物，霸字号的高手，行事卖力当然代价不同，我却只是个入流不久的小角色，资历名望和你们比较差得甚远，报酬上岂能和你们相提并论？能有这个价钱，我已十分满足了……”

展若尘道：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徐小霞接着道：

“这一行的行规展大哥也明白，我只要跟着来人前去，便等于答应了这桩生意，当事的主儿说明内情之后，除非特殊原因，便极少有退出的余地，否则容易于人误会，往往遭致各般意外，在我晓得待要狙杀的对象竟是大名鼎鼎的‘屠手’展若尘以后，不禁颇觉愕然，力有不殆的感觉却更大，可能我的反应早在他们预料之中，李玉文马上劝我不必担心，并且把他们商妥的计划说了出来，我虽然仍觉不算尽妥，但一则势成骑虎，欲罢不能，再则，加倍先付的报酬也着实引诱了我，就这样与卓晖搭挡着展开今天早晨的那一幕把戏……”

展若尘道：

“我不得不说，很逼真，连我都看走了眼。”

徐小霞犹有余悸地道：

“老实说，展大哥，我只听人提过你很行，却未料到你的本事竟然如此精湛深厚，又如此狠酷凌厉，几乎才一动手，我与卓晖都栽了跟头，而那犹是在你不备中的结果，设若你早有防范，只怕我们连边都沾不上就被摆平了……”

展若尘没有虚套，直率地道：

“我很奇怪，他们为什么不找几个功夫硬扎的角色来？”徐小霞，你和那姓卓的两人，手底下并不见高明，只让你们来对付我，那些人也真敢冒这个险！”

徐小霞苦笑道：

“理由很简单，他们如若找人同你硬拚，没有绝对制胜的把握，还得担着损兵折将的风险，雇用我及卓晖，乃是我们两人正巧适合进行这条计谋，而且成功的希望要比正面厮杀来的大，他们所付的代价只有几千两银子，权衡轻重得失，自然以雇用我们较为上算……”

展若尘问道：

“卓晖在失手之后，一心寻死，莫非就为了他对那李玉文的承诺！”

徐小霞阴郁地道：

“这只是原因之一，最主要的是他明白一旦失手，即便不曾泄密吐实，李玉文他们也一样饶他不过，此外卓晖近况极为困窘，穷途潦倒，难以维生，他家里还有一大家口人靠他抚养，如果他未能成事，非但性命难保，报酬也将落空，他须要这笔钱用，不如拚上一死，至少家里尚能得到多倍的抚恤补偿……”

表情惻然，展若尘沉重地道：

“人的命竟就这么不值，便是死，也该有个道理，有个目的，这却又算什么？”

徐小霞心酸地道：

“江湖圈子里打滚的人便总是如此愁惨可悲，人老了，体衰了，就象沙粒一样经过时光与环境的筛子漏下去，再也攀附不得，依恋不得……卓晖干这一行是太苦太难了，他一

直是在豁着老命挣扎，他只望能使一家人活下去，否则，他也宁愿舍了自己叫人活下去，这一次，他就这么做了……”

展若尘沉沉的道：

“姓卓的选错了行当——他不该把谋人性命的营生做为养家活口的依恃，他早该知道这会遭难的，争的只是个迟早罢了……”

惊愕的睁大了眼，徐小霞意外地道：

“展大哥，我不明白你怎会这样说？”

展若尘凉凉的一笑：

“你以为我也和你们相似，双手染血，杀人如草，全为了名同利？不？你错了，我为的是平舒心中的一口气，明辨‘义理’两个字，事外的代价，只是偶而的点缀，并非我行事的原因或根本，但无论怎样说，双手染血，杀孽在身乃是事实，我不愿诅咒自己，诅咒这一行的同源，然而，我们的行为却是有干天和的，早晚免不了报应临头的一天，或重或轻，或大或小，端看方才之间那一抹心念的动处了……”

徐小霞不由寒栗地道：

“你说得我好害怕……”

展若尘道：

“自踏入这谋人性命一行的开始，徐小霞，你就该明白这个道理才对。”

干干的咽着唾沫，徐小霞喃喃地道：

“也曾想过，却无此时感受之深刻及悸怖……”

展若尘道：

“因为你未曾亲身体验过此时这般生死交关的煎熬。”

抖了抖，徐小霞若有所悟，沙沙地道：

“是的……我想是如此……”

展若尘静静地道：

“让我们再把话转回来——徐小霞，那李玉文是个干什么的？”

徐小霞忙道：

“李玉文又称‘李老斧头’，大概六十上下年纪，是黑道中的人物，在‘北通道’及‘伏平岗’一带很有点潜力，名声也颇为不小，他们背后叫他‘李老斧头’，当面都尊称他一声‘玉老’……”

皱皱眉头，展若尘又道：

“他曾否告诉你们，为了什么缘故要狙杀我？”

徐小霞道：

“他说了，他说你前几天谋害了他的一位挚交好友，他这样做是要为他的那位好友报仇——”

展若尘的意念微动，低沉地道：

“他说过他的那个挚交好友是谁么？”

徐小霞道：

“没有说。”

冷冷一笑，展若尘道：

“除了这李玉文直接委托你们办此事外，他可有提及任何其他方面的关系？”

沉思了一会，徐小霞道：

“没有，他甚至不让我们接触到除他之外的第二个人……”

展若尘道：

“那么，他是否告诉你们他是用什么法子探知我的行踪

的？”

摇摇头，徐小霞有些歉意：

“一字未提，他只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时辰，便一定可以和你相遇……”

果然是筹思细密，行动准确，果然是一些经验丰富，用心歹毒的人物！

展若尘道：

“我没有猜错，徐小霞，你是知道的不多。”

徐小霞不安地道：

“展大哥，这是我能向你托出的一切，我很惭愧无法提供你一些什么，希望我方才说的对你多少有点帮助——我想，事情不会象表面上的这样简单……”

展若尘忧虑地道：

“这是一个牵扯很广的阴谋计划，是一桩正在酝酿中的恶毒行动，我不敢说判断得很明确，但至少我已有了大概的轮廓……”

知趣的，徐小霞没有再往深处问，她沉默着。

一个凶险的，巨大的漩涡已在形成，一场狂虐的，涌荡的风暴即将出现，漩涡中卷迥的是同门手足，风暴里翻腾的是伙伴亲友，而他，展若尘，眼看着也不能幸免于这遭浩劫之外！

展若尘怔怔凝视着天边一角——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什么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道义，良好的情感，那一份原该温馨而真挚的亲善完全抹煞于血肉横飞的争斗里？

这是个人的世界啊，苍天。

徐小霞的声音象自极遥远的地方飘了过来，虚虚渺渺

的，怯怯生生的：

“展大哥……展大哥……。”

仿佛从一场迷茫的幽梦中觉醒，展若尘感到一种怅怅的失落，一种快快的倦怠，他苦涩地笑了笑，懒散又沉闷地发出了一个单音：

“嗯？”

徐小霞关切地道：

“你，你没有什么吧？”

展若尘怔怔地道：

“我有哪里不妥么？”

徐小霞轻声道：

“你的脸色很难看，透着青，两眼却朦胧得似一层雾，展大哥，我知道你在寻思一个苦恼的问题，一件烦心的又不可解的事……。”

望着对方，展若尘低沉地道：

“你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，因此，你越发不该再在这个龌龊又残暴的圈子里混下去，徐小霞，做点别的适合你做的事，你将会发觉比原来的环境里打滚更有出息，更充满了喜悦及生机……。”

徐小霞感动地道：

“我会照你的话去做，展大哥，只要我还有这样的机会……。”

展若尘庄重地道：

“你会有机会的，徐小霞，等他们查党事败，你已经逃到足够他们倾终生之力也找不到的远处了，但你一定要走得快，走得远，不可再有留恋，再有迟疑……。”

点点头，徐小霞道：

“我明白，展大哥，事情已到了这步田地，我还有什么可留恋或迟疑的？”

展若尘叹息着道：

“江湖道真是个陷人坑，唉……。”

徐小霞有些依依地道：

“你呢？展大哥，你莫非在这‘陷人坑’里尚有什么舍不得，抛不开的事？”

低喟一声，展若尘道：

“我还有未尽的责任，未了的心愿……。”

徐小霞道：

“退出这个泥沼，就一身轻快，无牵无挂了。”

展若尘的目光幽邃而深沉，他苍凉地道：

“事实并非如你所说的这么简单，徐小霞，责任是一付无形的枷锁，它不但枷梏着身心，也禁固着灵魂，抛舍了应尽责任，便等于混淆了人的良智，品格，等于抹消了生命的意义……而心愿更是发自五内，蕴于神魂之中的一种祈求，未曾了结，这一辈子便终会感到有所缺憾了……。”

徐小霞微觉茫然地道：

“我也不太懂你的话，展大哥……。”

原也没有奢望她懂，展若尘的笑里泛着一抹惨白：

“你只记得一桩就行了——我们各有各的环境，各有各的际遇，你能遵循的道路，却不一定也是我能遵循的，你可以寻求的未来，也不一定会适合我，这样说，你大概就明白了……。”

徐小霞犹豫了一会，终于羞涩地道：

“展大哥……以后，我们还能见面吗？我，我欠你的是太多，太多了……。”

展若尘道：

“人与人之间的遇合也是一种缘份，或许我们还有再见的机会，但谁又敢于肯定？至于你欠我的，其实你什么也不欠。我给予你的，又何曾想到索回什么？”

眼眶里蓄满了晶莹的泪水，徐小霞的声音又噎塞了：

“展大哥……你是我今天仅见的一位仁德君子，豪义武士，你是如此恩怨分明，善恶公断，你用你的刀来行王道，以你的血来洗对手，而我承你赐赏的太多，我不知要如何才能报答于你，我……我只有用两句最俚俗的话来表达我想说的心意于万一，展大哥，今后有生之年，皆感德之时……。”

展若尘低缓着道：

“罢了，徐小霞，在你去之前，你的伤碍事么？”

徐小霞抹着泪道：

“不要紧，我还撑得住……。”

展若尘温和地道：

“早点找郎中诊治，把碎裂的腕骨接好，别延宕，拖久了伤处就会肿大溃烂的……。”

徐小霞咽着声道：

“我会谨慎——展大哥，抱歉，我也使你挂了彩……。”

故意耸耸肩，展若尘道：

“皮肉之痛，牵扯极微，倒是你那纤纤十指，想不到竟如此锐利，我这么老厚的肌肤，也经不起你这一戮呢……。”

脸红了，徐小霞羞惭地道：

“展大哥，你再要这样说，可真叫我无地自容了……。”

展若尘想了想，又道：

“你身上带的钱，足够你这一路上使用么？我是说在你下次的收入之前，你得花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……。”

徐小霞忍不住又掉下了眼泪，她连连点头：

“够了……足够了……”

展若尘微笑道：

“那么，你去吧。一路顺风。”

徐小霞突然跪到地下，泪如泉涌：

“展大哥……请多珍重……”

往旁一让，展若尘道：

“不要这样，徐小霞，你心中的感受，我能体悟，这已令我感到安慰，何苦定要在形式上表达？”

于是，徐小霞站起身来，再次行礼，依依而去，步履踉跄间，几乎是一步一回首……。

展若尘仰天无语，气宇萧索而冷木，他没有再与徐小霞的视线相触。

自古以来，仁德最能收心，这不仅是公论与定律，更是事实，任是最锋利的刀剑，几曾把一个仇敌渡化成拳情拳意的感恩怀德之人？

即使有了“李老斧头”李玉文这条可寻的线索，展若尘一时之间也来不及再去追查，沿途上，他已耽搁得太多，为了不使金申无痕悬挂，为了有以交待，更为了及时提出一个

宁可信其有的警告，他都得快马加鞭，倾尽全力的朝回奔赶。

一路上，十分平静，再也不曾发生任何变故。

好象那些隐于暗中，处心积虑的凶神恶煞们，业已忘怀了这件事，或者，业已淡漠下来了……。

这里，叫“虎头沟”，距离“金家楼”只有三十多里的路程。

三十多里，策骑狂奔，至多也就是半个时辰的耗费而已，眼看着目的地就朝鼻尖上凑近啦。

展若尘奇怪自己怎么会兴起一种早有的“归心似箭”的感觉！他咀嚼着这种感觉，不由愕然发现，其组成不只是职责的驱使，是内疚的担负，更有一种亲挚的情感在内——好象游子回家的那等振奋及喜悦！

回家？那真是他的“家”么？

迤逦蜿蜒于荒原中的一条干沟，宽约丈许，沟沿叠集着风化了的层石如土，黄黄褐褐的，灰灰黑黑的，层石的间隙里杂生着野草，沟底凸凹不平的似凝覆着一片干涸了的泥浆，看不出任何“虎头”的徽象来，然而，这里就叫“虎头沟”。

奔骑向前，干沟最宽阔的横面便切过道路，好在筑有木桥一座，人马可以从木桥上通行。

当擂鼓也似的马蹄声敲击在桥面上，滚雷般往前滚动时，耳中听着桥下空洞洞的回声，展若尘鼻子里却也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。

那是一个呛鼻的味道，象烧焦了什么东西，又似点燃了硫磺一类的物质，带着点辛辣，刺激着嗅觉，虽然，气息是

轻微的。

脑海里闪过一抹灵光，而展若尘的反应便如同心念的初动——他双臂猛振，人已冲天而起，凌空回旋，暴泻向后。

几乎就在他脚未沾地的刹那，一声“轰”然巨响倏而传扬，整座木桥随着这声巨响，卷裹在一蓬烈焰的浓烟中崩升向天，又四散纷飞，而大地震动，热浪排涌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火药味，能把人窒息晕倒！

本能的顺着这突起的震动滚跌出去，展若尘伏卧于地，良久不动，每一呼吸，全是薰心呛肺的硝烟硫磺气味，那种凝胶也似的炙热浪潮，更似将他周身的毛孔也黏罩住了……。

半晌。

他缓缓的站立起来，先检查自己的身上——还好，除了满头灰土，毛发表皮略有灼伤之外，就只有衣袍破裂了几处，其他尚无大碍！

有些怔忡地望着前面那座业已消失的木桥，展若尘不禁暗呼侥幸；木桥全被炸散了，只有几节乌焦冒烟的长短木桩还凄惨地竖在那里，周围几十丈方圆，皆是散碎抛置的木板，以及块块黑红交杂，撕裂般的血肉——那是展若尘的坐骑。

尚有袅袅的硝烟在飘荡，尚有呛鼻的火药气息在浮动，但是，就没有人影，除去展若尘以外的人影。

然而，这显然是人为的阴谋！

多毒多狠的一条诡计，他们真是要赶尽杀绝，令展若尘烟消云散，死无葬身之地！

向四周搜视了几遍，展若尘却未能发现什么，好象这一

切乃是自然形成的一样，好象那座木桥恰巧该在这个时候爆炸而已！

轻拂着衣袍上的灰土，展若尘来到沟边，这里，也一如异变之前，只是沟底有了掀震后的斑剥，增加了一些散碎的木板及勉可辨认的焦黑肉块。

那匹可怜的，饱承辛劳奔波之苦的马儿啊……。

咬咬牙，展若尘掠过干沟，直往“金家楼”的方向奔去。

如今，只有靠他自己的两条腿了。

好在他很习惯，他这两条腿，原就跨越过荒野群峰，寒漠叠岭，这本来就是一双受得起千里跋涉的腿。

他目不斜视地奔往“金家楼”，实则他在行动之间凝神聚意，全力贯注，一路上丝毫不敢松懈，他知道，对方不会轻易放他过关的，越是将达目的的这段路途，是会越发凶险！

飞跃着，奔掠着，他提住一口气，腾起走落，宛若一头鹰隼，一抹流光，快到只见影幻如风，瞬息里已是卷扬老远……。

很快的，他已赶出了十里路。

至少，十里路的过程中，没有再出差错。

前面是几座土丘，零落的分布在大道两侧，土丘上生长着矮小的野松，风吹声动，隐隐然意味着险恶，似乎有着不妥！

危机四伏

展若尘业已是憋了一肚皮怨气，他双目盈煞，面寒如霜，来近土丘分布的这段路面上，他故意缓下身形，放慢脚步通过——他一心想把可能的埋伏者引现，然后加以狠杀痛歼！

一座座巨坟似的土丘，那么阴森森的突耸在地面上，宛若一个个庞大的，带着沉寂邪恶及恶作剧意味的怪异的头颅，而野松摇曳簌簌有声，更似发出那种沙哑得仿若吟泣般的讪笑，这样的情景，不止透着凶险，尤且显示着极端的侵袭，令人兴起非常憎厌又忐忑的感觉。

展若尘怒火满腔，但表面上却冷木如昔，他从容的向前走，目不斜视，嘴唇紧闭，甚至双手的摆动也颇有韵律，其实，他早已聚集了全身功力，提足了精神，只要周遭稍显异状，他已打定主意不叫对方有还手的机会，他要一击之下便追魂夺命！

刀锋抵在他的右肘腕上，冰凉冷硬，他已觉得刀身在隐隐的跳动，在轻轻的震颤——象是一头饥饿的虎，一条干渴的蛇，只要拘束一去，便会迫不及待的脱射于袍袖的掩遮之外，啗肉吮血！

但是，预料中的异变竟然没有发生，他平平静静的通过了这段险地，除了风吹草动，除了他心头的疑惑，未曾发生